



午后，卖冰棍的来了，一辆旧式的二八自行车，一个洁白的长方形泡沫盒子。“卖冰棍哟……卖冰棍哟……”悠长的吆喝声像唱歌一样婉转动听，在寂寥的胡同里一波一波荡漾着，一直漾进胡同里每一个孩子的耳里、心里。

那简直就是一个甜蜜的、清凉的诱惑。一家人正在睡午觉，静得能听到院子里一片树叶飘落的声响。妹妹一下坐起来，麻利地凑到我身边，眼睛里闪着光芒：“姐，我梦见正吃冰棍呢，卖冰棍的还真来了。”

我早已醒了，正拉开床前一个柜子的抽屉，那是我的百宝箱，放着各种各样的宝贝和大人们偶尔给的零钱。妹妹也有一个这样的百宝箱，急急忙忙拉开去找钱。我们扒拉了半天，才想起前天已经花完了。我们继续扒拉，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。可是，母亲到底不关心冰棍的事，依然睡得很沉。

屋子里待不住，我们跑到门口的槐树下站着，却正好看到卖冰棍的人正在整理盛冰棍的泡沫盒子。冰棍已经卖完了，空荡荡的盒子像我们空荡荡的心。妹妹急得直跺脚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安慰她：没事儿，明天还会来的。

我其实心里也在犯嘀咕，为什么卖冰棍的不等到大人们醒时来呢？也许大人们一高兴，会摸出赶集剩下的五分钱。就像上一次，母亲把五分钱放到我手里，我紧紧地握着，好像一下子全世界的美好都在我手心里一样。冰棍两分钱一根，五分钱两根半。卖冰棍的人一高兴，给了我们三根。举着那三根冰棍，我们开心极了，像举着三根美丽的水晶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乖乖的，不惹大人们生气。这样大家高兴了，我们就有冰棍吃了。可是，买回的冰棍我们舍不得吃，不吃呢，又怕它们化光了，啪啪滴在地上，太心疼了。然后我们就想了个办法，放在碗里，化了，还可以喝冰棍水，太美了。一根易化的冰棍，可以整整消磨一下午的时光，多么美妙，又多么不可思议。

最令我们盼望的是放麦假那段时日。不爱下地的我们也乐颠颠地跑去田里凑热闹，帮大人们干些跑腿儿的活儿。这时卖冰棍的不去胡同了，也跑来了田间地头。太阳呼呼地喷着火，每个人的嗓子眼里都干干的。母亲笑眯眯地拿出钱交给我们去买冰棍。当家里人捧着白亮亮、散发着清凉的冰棍时，那种愉悦舒畅的神情，我恨不得自己是《西游记》里的那只孙悟空，会七十二变，变成一根喜悦的冰棍。

没想到机会还真来了。一次来卖冰棍的人竟是我的一个同学，我羡慕极了，他实在太幸福了，可以拥有一大箱子的冰棍。我跑到母亲面前，郑重地向她说，我想去卖冰棍。母亲看看我，笑了：“你会骑自行车吗？”我摇头。“等你学会骑车了再说吧。”母亲说。

等我真正学会了骑自行车，是另一年的麦假了。又向母亲提卖冰棍的事。母亲还是说，不行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不放心。再提，母亲总有理由拒绝。而我卖冰棍的梦想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蹉跎了。

十四五岁以后，渐渐地，卖冰棍的事就不再提了。一是那时我已有了少女的羞怯之心，一是骑自行车卖冰棍那样的时光一去不返，到处是商店，到处是冰柜，吃一根冰棍，已没有以前那样眩晕的快乐感，甚至不能满足口腹，如今人们想吃的是一种叫做雪糕或冰激凌的东西。

当真正尝过各种口味、各种形状、各种色泽的冰激凌后，觉得也不过尔尔，都不如少时的快乐纯粹深刻，幸福感也没有多一分。一个普通的冰激凌甜筒，起码也要几元，搁在往昔，能买一箱子冰棍了，那种幸福感该多么饱满。少时的冰棍物美价廉，少时的快乐也同样廉价、简单。

冰棍往事

□耿艳菊

捉蝉

□朱家荣

清香绿豆汤

□李晓



夏天的快乐

7月16日起正式入伏，一年中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的三伏天来了，而且今年又是一个加长版的40天三伏天。不过，酷暑难耐时，却也有一些独属于夏天的快乐，譬如避开“雪糕刺客”，寻觅一根曾带给我们甜蜜童年的老冰棍，或者煮一锅充满爱意的清凉绿豆汤，与家人分吃一个西瓜，重拾童年听蝉、捉蝉的乐趣，晚间全家人一起摇着蒲扇消暑纳凉……读读作者笔下这些简单朴素的小快乐，或许可以消解一些夏天带来的燥热与烦恼。



每当夏天听到蝉鸣，我就想起童年时听蝉、捉蝉、挖蝉、吃蝉等一件件趣事。

记得我们小时候，树上的蝉种类多、数量大，它们在树上用各种不同的声调激昂高歌，昼夜不停。个头最大的叫“大借柳”（家乡方言，学名即“知了”），叫声大而响亮，“吱—吱—”（“吱”读“zhī”）叫着，不变调，不拐弯儿，像古代战场上高扬的号角。个头最小的是以叫声命名的“小吱吱儿”（“吱”读“zī”），也是无节奏的直音，但比“大借柳”声细略小，宛如牧童吹奏的柳笛。最热的伏天里，有一种发出“独辣儿”鸣声的蝉，它的叫声响亮而有节奏：“独—辣儿—独—辣儿”地叫个不停。还有一种叫声婉转动听的蝉，叫声是“喂哟哇儿”，像小提琴在深情抒发着心声。听着蝉鸣，我们在河水里洗澡、打闹，坐在柳树下乘凉，真是惬意极了。

骄阳似火，我们小孩子却



不管天热，忙着到树下去捕“大借柳”。捕蝉的工具都是自制的，找到一根长长的竹竿后，再做面筋。将面粉放在水里使劲揉，反复冲洗，洗掉淀粉，最后剩下的就是面筋，黏黏的，糊在竹竿顶上，用来粘“大借柳”。高踞树上的蝉看似呆头呆脑，其实精明得很，当你高举着竹竿，还没等靠近，它就嗖的一声飞走了。所以，捉蝉是一项技术活，尤其需要耐心、细心和把握时机。找准位置后，悄无声息地把竿子慢慢向上伸，当竿头面筋接近“大借柳”时，果断猛力往上一戳，只听“吱”一声惨叫，一只“大借柳”落网了。

傍晚抓“借柳龟”（家乡方言，把未蜕壳的蝉叫借柳龟）也有无限乐趣。每天吃过晚饭，小伙伴们就结伴来到各家后院或村外树林的树下搜索“借柳龟”的洞穴。发现一个洞口，把食指慢慢伸进洞中，抓住“借柳龟”轻轻一提就到手了。天黑看不见了，我们就拿一个手电筒，在地上或者树上搜寻刚出土的“借柳龟”。有时候，一棵树上能抓到五六個慢慢往树上爬的“借柳龟”，一晚上能抓到五六十个。回家后，妈妈把“借柳龟”洗净，然后在锅里用小火油炸或油煎，吃在嘴里，齿颊留香。

蝉声悠悠，童年远去。我多么想重返快乐的童年时光，再次体验蝉给予的种种乐趣。

一年之中的很多日子，特别是一到夏天，我家便袅袅升腾着绿豆汤的清香。妻用一个紫色砂锅文火慢熬，一粒粒绿色的豆粒在汤中拥挤着摇摆身子，最后那一锅润泽肺腑的汤也变成了浅绿色的。当年还住在老楼时，每当我汗淋淋地上楼回家，碰见同楼邻居，他们总会笑着说：“哟，回家喝绿豆汤啊！”这一声问候连同楼道里吹过的一阵凉风沁入我的肺腑。当我轻轻旋转钥匙推开门，桌上早已放着一碗微温的绿豆汤，在妻的凝视里，我将绿豆汤一饮而尽，清凉温润的感觉一下涌向我的全身。

小时候住在乡间，母亲从菜园里收割回绿豆藤，我便和母亲一起掰下豆荚，剥开后把一粒粒绿豆放在簸箕里晾晒。母亲用绿豆加老南瓜在一口漆黑的鼎罐里熬绿豆南瓜汤，供一家人享用。我这个乡间的孩子，因为长期在溪沟边玩耍，体内湿热很重，一到夏天

便全身长疮，母亲说，绿豆汤能清热解毒。于是，我对童年夏天的记忆，便是黄昏时分我在山坡上和小伙伴们嬉戏时，山坳里飘散着炊烟，这时传来母亲催我回家吃饭时那绵长的呼唤声。当我带着一身泥土回家，母亲早已为我盛满一锅绿豆汤。奇怪，喝了母亲熬的绿豆汤，我身上的疮竟渐渐散尽了。清香的绿豆汤，那是温暖的母爱滋润着我。

当世界最早来到我们心

目中的时候，是在童年或者少年，它把基本的图像留在我们的脑海中，你后来所做的一切，不过是在这个基本的图像上做一些修改，你不可能把这个图像推翻。这是作家余华的内心体验，他的话让我猛然惊醒，对于我，何尝不是这样？

每次喝绿豆汤，我觉得又是在重新咀嚼与回味一次童年。绿豆汤沁入我的肺腑，就像从故乡山坳里吹来的微风，让城市里的我为之一振，神清气爽。每当在外应酬酩酊大醉时，我便喃喃着想喝一碗家里的绿豆汤。当我摇摇晃晃回到家，妻便从冰箱里端出一碗凉悠悠的绿豆汤让我喝下。绿豆汤里加了冰糖和莲米，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入体内，是对我燥热肠胃的慰藉和温存。

绿豆汤，这是一道人世间最朴素本真的汤，它的清香，是家的气息、爱的味道。

蒲扇轻摇

□陈虹



夏天，不都是摇着蒲扇过来的吗？”我一时语塞，无法反驳。

蒲扇价格便宜、经济实用，过去每户人家都有好几把蒲扇。新蒲扇买来后，母亲会用碎布条将扇边缝起来，这样既美观又能使扇子更耐用。

每个夏天，蒲扇都与母亲如影随形。做饭时，母亲要用蒲扇去扇旺灶膛里的炉火；下田劳动时，母亲要用蒲扇遮住耀眼的阳光；午后在葡萄藤下打盹儿，母亲就慢悠悠地摇着蒲扇，在蝉鸣中浅浅睡着；遇到哪个孩子淘气惹祸了，母亲一扬手，蒲扇啪的一声落在孩子的屁股上，把孩子吓得一激灵，向母亲保证以后不再淘气。

到了晚上，父亲就在院子里搭上凉床，铺上凉席，我和姐姐躺在上面，一边数星星，一边听母亲讲故事。母亲坐在竹椅上，手里的蒲扇轻轻摇动，既赶走了蚊虫，又送来了清凉。那时的夜晚，天空中繁星点点、明月皎洁，身边有虫鸣悠扬、蛙声阵阵。

我们缠着母亲给我们讲故事，母亲没有多少文化，可各种民间传说、神话故事却是信手拈来。月光下，母亲讲夸父逐日的故事，讲嫦娥奔月的故事，讲吴刚伐桂的故事。每个夏夜，在蝉鸣蛙鼓的伴奏下，在母亲讲的故事中，我总是很快就酣然入梦，睡意蒙眬中还能感觉到母亲一下一下节奏舒缓地摇着蒲扇，凉风习习，清爽惬意。醒来时，我已在屋里的木床上，究竟是怎么被母亲抱进屋的，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

“扇子扇凉风，扇夏不扇冬。有人问我借，要过八月中。”眼前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，她手中轻摇着蒲扇，说着关于蒲扇的俗语，话语中似乎都是对往日的怀念。

现在回想童年时的夏天，应该也很燥热，但留在我记忆深处的，只有蒲扇摇来的清凉和无数夏夜与母亲乘凉的画面。从前的漫漫长夏，蒲扇轻摇，那悠然扇底风，在这个夏天又萦绕在我心上，似乎我还是稚嫩懵懂的孩童，母亲也容颜未老，青丝依旧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